

開創創新派

的宗師

—梁羽生小說藝術談

羅立群／著

暢銷作品叢書 · 周清霖主編

KAICHUANG XINPAI DE ZONGSHI

學林出版社／出版



開創新派

的宗師

——梁羽生小說藝術談

羅立群／著

暢銷作品叢書
•周清霖主編
KAICHUANG XINPAI DE ZONGSHI

學林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周清霖

封面设计：王 俊

开创新派的宗师

——梁羽生小说艺术谈

罗立群 著

学林出版社 出版 上海文庙路 120 号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师大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6.5 插页 5 字数 100,500

1996年1月第1版 1996年7月第2次印刷 印数 5,001-11,000 册

ISBN 7-80616-159-7/I·59 定价：8.50 元

“畅销作品鉴赏丛书”

出版前言

从 80 年代开始,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日益深入人心,出版界掀起过一阵又一阵的中外通俗文学畅销作品热:金庸、梁羽生、古龙、萧逸、温瑞安和不肖生、还珠楼主、白羽、郑证因、王度庐的新、旧派武侠小说,张恨水、刘云若和琼瑶、亦舒的言情小说,柯南道尔、勒白朗、程小青、孙了红、克里斯蒂、西默农、松本清张、森村诚一的侦探、推理小说,黑利、谢尔登、柯林斯、华莱士的社会小说,三毛、席慕蓉的散文集,高阳的历史小说,梁凤仪的财经小说……这一大批中外通俗文学畅销作品以逾亿的总印数涌向社会,其读者阶层之广泛、人数之众多,可以说都是空前的。

面对这种不可忽视的社会文化现象,从 90 年代起,我们的文学评论界终于承担起引导读者正确评价、鉴赏这类作品的责任,作出了切实的努力。我社推出“畅销作品鉴赏丛书”,就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

这套丛书将对有代表性的畅销作品逐一进行深入浅出、生动活泼、雅俗共赏的艺术分析，并提供有关作家生平和著作的可靠资料。这是一项没有先例的工作，开创阶段恐怕难免粗糙，不能尽如人意。我们恳切希望对此有兴趣的专家、学者以及广大读者不吝赐稿和批评。我们相信，在大家的热情支持下，“畅销作品鉴赏丛书”一定会对文学百花园地作出有益的贡献。

两次武侠的因缘

——代序

柳 苏

我和梁羽生有过两次武侠的因缘：一次是催生他的武侠小说，也就催生了新派武侠小说；一次是催生他对新派武侠小说的评论，也就是把新派武侠小说开山祖师金庸、梁羽生双双推上了评论的坛坫。前一件事许多人知道，后一件事知道的人就较少了。

三十一年前的1954年，香港有两派武术的掌门人到澳门去比武打擂台，几分钟的拳打脚踢，就打出了几十年流行不绝的新派武侠小说龙争虎斗的世界。香港禁武术，要比武，得向澳门去开台。这一场太极派和白鹤派的比武虽然只打了几个回合，却造成了很大的轰动。有家报纸是把它当做头版头条新闻刊登的。我当时在《新晚报》负责主编的工作，在那一天的擂台热中，忽然心血来潮，想到何不在报上连载一篇武侠小说，来满足这许多好勇斗狠的读者？编辑部几个人一谈，都认为打铁趁热，事不宜迟，第二天发预告，第三天就开始连载了。

我们是有这个条件的。《新晚报》其实也是《大公报》的晚报，日晚报是一家，两个编辑部在

同一层楼里。梁羽生当时是《大公报》的副刊编辑，是一位能文之士，平日好读武侠小说；金庸当时是《新晚报》的副刊编辑，也是能文之士和武侠小说的爱好者。两人平日谈《十二金钱镖》《蜀山剑侠传》……经常是眉飞色舞的。这时候，这样一个临时紧急任务就落到了梁羽生的头上。他也就义不容辞地接受了下来。

说时迟，那时快，说干就干。当天的晚报已经出版，登载了比武的头条新闻；第二天头条新闻前的预告，就是梁羽生的处女作《龙虎斗京华》明天和读者见面。梁羽生是个快手，长篇的连载小说这就如期无痛分娩出来了。

这件事在当时真是易如翻掌的，就和平常的约稿、写稿一样，不算怎么一回事。谁也没有料到，它居然成了武侠小说史上的一件大事：新派武侠小说从此诞生了。

后来的传说对于我们真真是新闻。说什么这是经过香港当地的党委郑重讨论过的，同意左派报纸也可以刊登武侠小说，还决定了由《新晚报》发表，作为尝试。更有传说，说决定这事的是北京，决定者是廖承志。越说越神了，其实事情哪有这么复杂呢。不过，廖承志倒是欢喜看武侠小说的。据说中共的更高层中也有同好者。

有人曾说，这以前香港并没有武侠小说，这以后才展开了武侠的境界。这也是一种可笑的想当然。香港报刊上是一直有武侠小说刊登的，不过故事和写

作都很老套，老套到没有什么人要看。到梁羽生出，才开了用新文艺手法写武侠小说的新境界，使武侠小说改观；金庸继起，又引进了电影手法，变得更有新意。这就形成了新派武侠小说。顾名思义，可以想见在他们这些新派以前，已经有了旧派的存在，要不然，又怎么会有新派之名呢？

金庸的继起，是因为《大公报》见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很受读者欢迎，要他写稿；他一时难写两篇，他是《大公》的人，自然只能写《大公》而系《新晚》。《新晚》怎么办？好在还有一个金庸，也是快手、能文。他早就见猎心喜，跃跃欲试，这就正好。他的处女作《书剑恩仇录》就以更成熟的魅力吸引读者了。

梁羽生初出，有些势孤；金庸后起，两人以双剑合璧之姿，大大地壮大了武侠小说的声势，奠定了新派武侠小说的基础。

梁羽生、金庸写作新派武侠小说，纯粹是一个偶然；新派武侠小说在左派报纸首先诞生，也纯粹是一个偶然。左派而影响扩大到香港许多报刊，更扩大及于台湾、南洋、欧美的华人社会，那就不是偶然了，它证明武侠小说还是很有生命力的。最后更在中国大陆上也大为风行，甚至有正统的文艺理论家奉之为“革命文学”，就实在出人意外，如果不是对自己的脑袋先作一番“革命”，恐怕就无法接受这文学上的“革命”论。

无论如何，旧派的、陈腐的、奄奄一息的武侠小

说，由金、梁创新成为新派的武侠小说后，已经历三十年而不衰，而且产生了国际性的大影响。这固然和二次大战后的世界形势和华人流布有关，但也表现了它自身的生命力量。它的化腐朽为神奇，征服了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和海峡两岸高级的领导人，是文学史上一件大事，也是它本身多少带有革命意义的一件大事。

新派武侠小说诞生大约十年后，大陆上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十年，就在那一个开始之年，我们在香港带着一点不知不觉的懵懂，办了一个“形右实左”的文艺月刊《海光文艺》。说形右实左，是指它的支持力量而言，内容其实是不左的，它兼容并包，愿意不分左右刊登各种流派的文学作品，这兼这并，也包括了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在当时，我们是把武侠小说当做通俗文学看待的，不像今天一些学者提得那么高，但把它们置于文学之林，也已经算是对武侠小说不歧视，够大胆的了。武侠而流于旧派的穷途末路，已经不登文学的殿堂。为了适应读者的兴趣，引起大家的重视，我们决定发表一篇金庸、梁羽生合论的文章，谈论新派武侠小说在他们勇闯直前下的发扬光大。

作者找谁呢？首先想到的很自然就是梁羽生。当时金庸已经脱离了左派的新闻和电影的阵营，办自己的《明报》，而且和左派报纸在核子和裤子的问题上打过半场笔战了。把核子和裤子扯在一起，是因为陈毅当年针对着苏联和赫鲁晓夫对中国的暗

算，撤退专家，收回核弹样品，嘲讽中国妄想造原子弹一事，说了一句宁可不要裤子，也要核子的愤慨话。《明报》和《大公》《文汇报》《新晚报》“三赤报”——三家左派报纸展开了笔战。刚展开不久，“三赤报”就受到来自北京的制止，笔战“无疾而终”，一场笔战只能算是半场。左派和金庸以及他的《明报》，彼此俨如敌国，一般不相来往了。

《海光文艺》形式上不属于左派，可以例外，还能刊登些金庸的文章和谈论金庸作品的文章，因此准备在合论以后，继续发表不同意见的议论，包括金庸的议论。

梁羽生很爽快就接受了我的写稿的邀请，但却提出了一个条件：发表时不用真名，在有人问起来时，要我出面冒名顶替，冒认是作者。我当然一口答应了。

这就是《海光文艺》上，从创刊号开始，一连连载了三期的那篇两万多字的《金庸梁羽生合论》。为了故布疑阵，文中有些地方有意写来像是出自我的手笔，有些地方还加上些似乎委屈了梁羽生的文字。有人问到是不是我写的，我也不怕掠美，承认了是文章的作者。一直到二十二年以后，我在为北京的《读书》月刊写一系列的香港作家，1988年写到《侠影下的梁羽生》时，才揭开了这个小小的秘密。

我以为在这样长时间以后，对这样一件小事说说真话，是对谁都不会有伤害的事。谁知道却伤了原

作者梁羽生。海外居然有人做文章，说梁羽生化名为文，借金庸抬高自己。这一回，倒真是委屈了梁羽生了。

事实上，我已经交代过，要写这样一篇文章的是我，不是梁羽生，梁羽生在听到我的邀请时并不是面无难色的。他有顾虑，怕受到责备。他倒不是怕有人指责他用金庸来标榜自己。那时候，他以新派武侠小说开山鼻祖的身份，声震江湖，以至南洋，金庸后起，名声更传台湾、海外，正是一时瑜亮，后来的发展是另一回事。梁羽生当时完全用不着借金庸抬高自己。

由于文章是他写的，他很自然地表现了谦虚，以“金梁”称而不称“梁金”。他说，论出道的先后，尽管应是梁、金，但仍称金梁，一是念起来顺一点，二是曾经有过一位清朝的末代进士、《清史稿》的“校刊总阅”就名叫金梁(字息侯)。还有一个原因是他没有说的，那就是他自己的谦虚。在私下，他们两人开玩笑时是以师兄弟相称的。梁自然是师兄，因为他不仅写武侠在先，也比金庸要大两岁。

在合论的文章中，梁羽生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各自作品的特色和优缺点，如金庸是“洋才子”，他自己有中国名士味；金庸小说情节变化多，出人意外，他自己则在文史诗词上显功夫。这里面没有对金庸的故意贬抑，更没有对自己的不实的吹嘘。

他把自己和金庸连在一起作合论，首先受到的指责是来自左派的高层。报馆的领导有人认为他是在为金庸作了吹捧。当年笔战不了而了，左派中人对

金庸敌意方深，不骂他已经算是客气，去肯定他那是期期不可的。不止一位领导曾经在看了合论之后严厉批评梁羽生，有人甚至警告他，这样称赞金庸，当心将来“死无葬身之地”。他受了这样大的委屈，直到二十九年后的今天，才向我透露。比起来，今天那些蜚短流长说他借金庸捧自己的说三道四，就只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梁羽生在那篇合论中，对自己也对金庸作了褒贬。既有对金庸的批评，也有自我批评。文章还在，找出来重读，就不难明白，那的确是实事求是的。

合论发表后，我请金庸写一篇回应的文章，也希望他能长枪大戟，长篇大论。他婉转拒绝了，但还是写了一篇两千字左右的《一个“讲故事人”的自白》，登在第四期的《海光文艺》上。我是有些失望了，当时的一个主意，是想借他的大文，为刊物打开销路。梁羽生并没有要借金庸抬高自己，我们的《海光文艺》倒是有这个“阴谋”的。那些嘲骂梁羽生的人，其实应该掉过头来，骂《海光文艺》才是。

金庸在他的文章中，谦称自己只是一个“讲故事人”，如古代的“说书先生”，把写武侠小说“当作一种娱乐，自娱之余，复以娱人”，不像梁羽生那样，是严肃的“文艺工作者”。“‘梁金’不能相提并论”。他带着讽刺地说：“要古代的英雄侠女、才子佳人来配合当前形势、来喊今日的口号，那不是太委屈了他们么？”

但是不久以后，“文化大革命”来了，金庸却以他

的《鹿鼎记》的“英雄侠女、才子佳人来配合当前形势、来喊今日的口号”了，尽管他的“配合”只是反其道而行地讽刺毛和“文革”，却也成了一点点自我嘲讽了。

这已经是快要三十年前的往事。世易时移，发生了许多变化，这许许多多的变化不见得比金庸、梁羽生小说中的情节更离奇，更不使人惊叹或慨叹。

这些年来，遇见一些对新派武侠小说感到兴趣的人，总爱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没有你，就不会有新派武侠小说了。”哪有这回事！当今之世，人们有这方面的阅读兴趣，这就注定了新派武侠小说发展的必然性，我当时不过适逢其会，尽一个编辑人约稿的责任而已。我约稿，梁羽生、金庸写稿，这一切都是偶然。但他们两人终于成为新派武侠小说的大师，却是必然的；他们有这身手，必然要在雕龙、屠龙上显现出来。我只不过是被拿来开玩笑的材料罢了。

我还要说一点小小的秘密。不要以为我和新派武侠小说有过这种可笑可喜的关系，就一定有密密切切的关系。新派武侠小说我其实读得并不多，梁羽生、金庸都著作等身，我至今读过的也不过各二三部而已，不读则已，但一读就津津有味，废寝忘餐。这是我的又一个小小的秘密。

1995年12月

目 录

序 两次武侠的因缘(代序)	柳 苏
一、梁羽生其人	1
二、梁羽生的作品	7
1. 四大分支	7
2. 天山系列	11
3. 正格变格	15
三、梁羽生作品中的武功	19
1. 注重表演	21
2. 重视道德	27
3. 蕴含哲理	30
4. 雷同单调	34
四、梁羽生作品中的爱情	36
1. 国事为重 私情为轻	38
2. 情场君子 你谦我让	41
3. 为情而生 为爱而死	42
五、梁羽生作品中的诗词	47
1. 塑造人物	49
2. 抒发情感	53
3. 美化武功	56
六、梁羽生作品中的情节	60
1. 精采的开篇	62

2. 迷离的悬念	66
3. 宏大的场面	69
七、梁羽生作品中的人物	72
1. 风流俊雅的少侠	74
2. 千姿百态的女侠	82
3. 祸国殃民的魔头	91
八、天山剑客有牛虻	96
——《七剑下天山》读后	
九、一个奇幻迷离的故事	109
——读《飞凤潜龙》	
情节之谜——“国宝”之谜——人物之谜	
十、相逢一笑泯恩仇	123
——谈《萍踪侠影录》	
国恨家仇 江湖恩怨——双剑合璧	
释尽前嫌——亦狂亦侠 名士风流	
十一、刀光剑影中的历史思维	137
——评《女帝奇英传》	
历史与传奇——国事与私情——正衬与反衬	
十二、有情妖女的胜利	151
——议《云海玉弓缘》	
正邪交锋——三大魔头——爱恨情仇	
十三、梁羽生在武侠小说史上的定位	167
1. 开创新派的宗师	167
2. 缺少变化的高手	171
3. 武林新派三大家	174
附录：	

(一) 梁羽生诗词曲选辑	181
(二) 梁羽生武侠小说创作年表	192
后记	194

一、梁羽生其人

武侠小说在华人的世界里争相传阅，梁羽生的名字也随着武侠小说的流传而广为人知，梁羽生的名字是和武侠小说紧紧地联在一起的。

梁羽生的作品为什么会具有如此巨大的魔力呢？

要阐释这一问题，还是古人说的：“知人论世”。让我们从梁羽生的身世谈起。

1. 梁羽生的生平

梁羽生，原名陈文统，1922年出生，原籍广西壮族自治区蒙山县。梁羽生出身世代书香门第，家中很有一些产业，算得上是一个富户。他家在乡下，地近瑶山，是游览的好地方。在这样的家庭环境和地理环境的影响下，梁羽生熟读古文，好弄词章，经常填词作赋，一抒情怀。

1943年，广州一批学者避难来到蒙山，梁羽生便拜史学家简又文教授为师，学到了丰富的历史知识。

抗日战争胜利后，梁羽生进广州岭南大学读书，